

小說與講唱文學(一)

楊家駱編著單元式國文選刊



行印局書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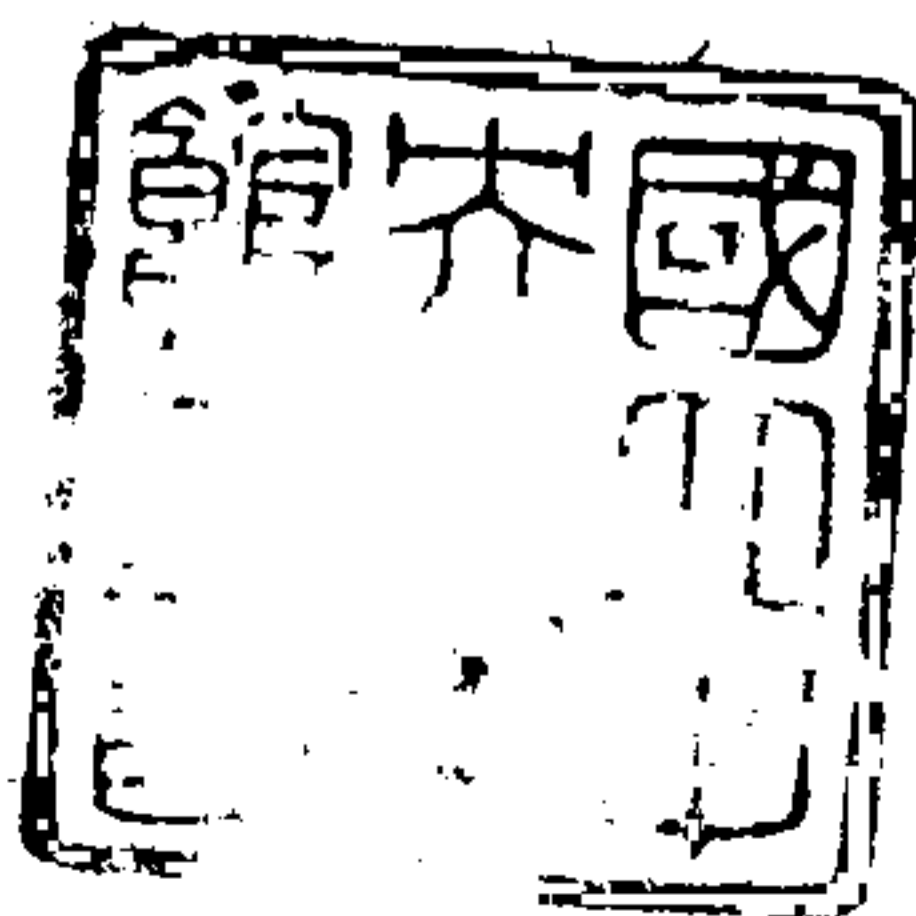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小說與講唱文學(一) 目次

世說新語 八則	劉義慶
文殊問疾 節錄	維摩詰經變文
宋江梁山濠聚義	宣和遺事
智取生辰綱 節錄	施耐庵

——教育部審定新世紀高中中國文選第二冊——



世說新語 八則

劉義慶

一

①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

② 太中大夫陳韞後至，人以其語譖之。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韞大踖踖。

二

③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事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

『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赦免罪。

三

④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四

⑤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五

⑥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勅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有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

「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六

⑦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勝？」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七

⑧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豎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

⑨ 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豎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

⑩ 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④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榻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

⑤ 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

⑥ 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文話〕 漢書藝文志著錄先秦迄西漢小說，凡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均佚不存。未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之今傳古籍，後世目錄學家有列之於小說類者，惟穆天子傳、山海經、燕丹子三種，當別論之。又今傳漢小說如漢武故事、漢武內傳、漢武洞冥記、海內十洲記、東方朔傳、神仙經、列仙傳、吳女紫玉傳、西京雜記、飛燕外傳、雜事秘辛等，皆後人偽託。降及晉、宋，始有筆記小說之專書，其早出而今存，文辭名雋，自然妙遠，爲後世小說家所取則辭章家所喜引用者，則推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世說一書。義慶南朝宋武帝之孫，襲封臨川王，卒謚康。性簡素，寡嗜欲，招聚文學之士，遠近畢至。史言義慶雖愛好文義，而才詞不多，則此書或成於衆手，非一人之筆也。原名世說，凡八卷，

劉孝標注之，易名世說新書，分之爲十卷，今本三卷，名世說新語，蓋宋晏殊所刪併者也。所載皆漢迄晉軼事瑣語，分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八門，門各若干則，茲選八則以示例。

〔注釋〕一 孔文舉，名融（一五二—二〇八），後漢魯國人，孔子廿世孫。獻帝時，爲北海相，立學校，興儒術，

後官至大中大夫，爲曹操所憚，藉故殺之。其文有名於時，爲建安七子之一。融父名宙。劉注引融別傳曰：「年十歲，隨父到京師」。時京師爲洛陽。李元禮，名膺，後漢襄城人，桓帝時爲司隸校尉。有高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

登龍門。稱，謂稱譽，名譽也。伯陽，史記以爲老子字；史記、禮記並載孔子嘗問禮於老子，故云有師資之尊。

奕世，猶言累世。二 取，去聲；踏，去聲。取踏，猶言取踏（取，去聲），不安貌。三 申憲，謂依法處置之也。

東方朔，漢平原人。能文，喜譎諫，時稱爲滑稽之雄。四 過江，西晉在江以北，東晉在江以南，由北而南須渡大江。

新亭，在江蘇江寧縣南。周侯，指周顒，周字伯仁，官至尚書左僕射，爲王敦所害。王丞相，王導（二六七—

三三〇），字茂弘，在東晉歷事三朝，久任丞相，兩次受遺詔輔政。戮力，併力。神州，中國。楚囚，楚伐鄭，

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爲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五 謝太傅，謝安

（三二〇—三八五），字安石，東晉名臣，卒贈太傅。胡兒，謝安兒，據之長子，名朗，小字胡兒。兒女，謝道韞

，安兄奕之女，王羲之次子凝之之妻。六 毓字稚叔，累官都督徐州、荊州諸軍事。會字士季，毓弟，官至司徒。

與鄧艾同破蜀，後因謀反被殺。文帝，曹丕。繇字元常，長社人。東漢末，官至尚書僕射。入魏進太傅，封定陵侯

。七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之子，仕爲黃門侍郎，以官稱之。謝公，指謝安。王操之，字子重。王獻之，字子

敬。吉人二句，易繫辭語。八 魏武帝，即曹操。曹娥，後漢上虞孝女。父溺江死，不得屍。女年十四，沿江號

吳十七日，卒投江死。縣長尙度命邯鄲淳作諱辭立石。蔡邕夜摸而讀之，題下文所記八字。楊脩，字德祖。
東晉明帝，名紹，字道幾，元帝子。元帝名睿，字景文。邾同滕。洛下卽洛陽，西晉故都。



文殊問疾 節錄

維摩詰經變文

○ 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 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詞。緣佛於會上，告盡聖賢，五百聲聞，八千菩薩，從頭遣問，盡曰不任，皆被責呵，無人敢去。酌量才辯，須是文殊。其他小小之徒，實且故非難往，失來妙德，亦是不堪。今仗文殊，便專問去。於是有語告文殊曰：

三千界內總聞名，皆道文殊藝解精。體似蓮花敷一朵，心如明鏡照漂清。
常宣妙法邪山碎，解演真乘障海傾。今日筵中須授教，與吾爲使廣嚴城。

○ 於是菴園會上，勸喚文殊：『勞君暫起於花臺，聽我今朝救命。吾爲維摩大士，染疾毗耶，金粟上人，見眠方丈，會中有八千菩薩，筵中見五百個聲聞，從頭而告，盡遍差至佛，而無人敢去。舍利子聰明第一，陳情而苦不堪任；迦葉是德行最尊，推辭而爲年老邁，十人告盡，咸稱怕見維摩；一會遍差，差着者怕於居士。吾又見告於彌勒，兼及持世上人，光嚴

則辭退千般，善德乃求哀萬種。堪爲使命，須是文殊；敵論維摩，難借妙德。汝今與吾爲使，親往毗耶，詰病本之因由，陳金偈之懇意。汝看吾之面，勿更推辭；領師主之言，便須受救。況乃汝久成證覺，果滿三祇，爲七佛之祖師，作四生之慈父。來辭妙喜，助我化緣。下降娑婆，爾現於菩薩之相。你且身嚴瓔珞，光明而似月舒空；頂覆金冠，清淨而如蓮映水。一名超於法會，衆望難偕；詞辯廻播於筵中，五天讚說。慈悲之行，廣布該三途六道之中；救苦之心，遍施散三千界之刹內。當生之日，瑞相十般，表菩薩之最尊，彰大士之无比。而又眉彎春柳，舒揚而宛轉芬芳；面若秋蟾，皎潔而光明晃曜。有如斯之德行，好對維摩，且爾許多威名，堪過丈室。況以居士見染纏痼，久語而上算，不任對論，多應虧汝。勿生辭退，便仰前行。傾大衆而速別菴園，逞威儀而早過方丈。龍神盡教引路，一伴同行；人天總去相隨，兩邊圍繞。到彼見於居士，申達慈父之言；道吾憂念情深，故遣我來相問。

佛有偈告讚文殊：

牟尼會上稱宣陳，問疾毗耶要顯真。受救且希離法會，依言勿得有辭辛。

維摩丈室思吾切，臥病呻吟已半旬。望汝今朝知我意，權時作個慰安人。又有偈告文殊曰：

八千菩薩衆難偕，盡道文殊足辯才。身作大僊師主久，名標三世號如來。神通解滅邪山碎，智慧能銷障海摧。爲使與我過丈室，便須速去別花臺。世尊會上告文殊，爲使今朝過丈室。傳吾意旨維摩處，申問懇勸勿得遲。前來會裏衆聲聞，個個推辭言不去。皆陳大士維摩詰，盡道毗耶我不任。衆中彌勒又推辭，筵內光嚴申懇款。八千大士无人去，五百聲聞沒一個。汝今便請速排諧，萬一與吾爲使去。威儀一隊相隨逐，衝敕毗耶問淨名。菩薩身爲七佛師，久證功圓三世佛。親辭淨土來凡世，助我宣揚轉法輪。巍巍身若一金山，蕩蕩衆中无比對。眉分皎潔三秋月，臉寫芬芳九夏蓮。堪爲丈室慰安人，堪共維摩相對論。堪將大衆菴園去，堪作毗耶一使人。便依吾敕赴前程，便請如今別法會。若逢大士維摩詰，問取根由病所因。

文殊德行十方間，妙德神通百億悅。能摧外道皆歸正，能遣魔軍盡隱藏。依吾告命速前行，依我指蹤過丈室。慇懃慰問維摩去，巧着言詞問淨名。是時聖主振春雷，萬億龍神四面排。見道文殊親問病，人天會上喜治哈。此時便起當筵立，合掌顚然近寶臺。由讚淨名名稱煞，如何白佛也唱將來。

⑥ 經云：「文殊師利乃至詣彼問疾」。

⑦ 文殊蒙佛告敕，起立筵中，欲申師資之恩，謙讓自己之事，合十指掌，立在筵中，啓三界慈尊，問於會上。

⑧ 文殊有偈白佛：

特蒙慈父會中宣，感激牟尼爭不專。自揣荒虛无辯海，度量智慧未周圓。金仁既遣過方丈，妙德須遵大覺僊。去卽不辭爲使去，幸憑聖力賜恩憐。又有偈讚維摩：

方丈維摩是辯才，詞江浩浩泉難偕。能談妙法邪山碎，解講真經障海隈。

六通每朝興教綱，三途長日救輪迴。雖爲居士同凡輩，心似秋蟾霧裏開。

⊕ 陳情謙讓，多爲使於毗耶；讚彼淨名，表上人之難對。聲聞五百，證入智於身中；菩薩三千，超十地於會上。文殊雖承聖旨，當日思忖千般；只擬辭於筵中，又怕逆如來之語，只欲便於方丈，有耻衆內之高人；世尊若差我去時，今日定當過丈室。

⊕ 時文殊有偈：

既蒙聖主遣慇懃，不敢推辭向會陳。銜敕定過方丈室，宣恩要見淨名尊。

金冠動處祥光現，月色舒時瑞色新。此日聖賢皆總去，吾爲首領盡陪輪。

⊕ 文殊受佛告敕，起立花臺；整百寶之頭冠，動八珍之瓔珞；香風颯颯，搖玉佩以珊珊；

瑞色氤氳，惹珠衣而瀝瀝；『適蒙慈悲聖主，會上宣揚大覺，牟尼筵中告語，千般讚歎，何

以勝嘗？百種談論，實斯悚惕。世尊遣教爲使，往問維摩。彼上之人，難爲酬對；況文殊雖居菩薩之位，理未通和，於佛會之中，言非出衆。世尊敕交爲使，不敢退辭。銜佛命而多恐不在，候聖方而必應去得。伏以維摩居士，具四般之才辯，告以難偕，現廣大之神通，鹵莽

不易。深達實相，善契諸佛之心；無滯辭鋒，法式菩薩之語。總持祕密，无不通和，上中下類之音，悉皆盡會。今我若自往問，實愧不任；須仗聖威，然乃去得」。由是文殊受敕，大衆忻然，菴園草草，盡商量隨從文殊過丈室。

㊦

文殊啓白慈悲主，蒙佛會中盡告語。敎往毗耶問淨名，自慚詞淺如何去？
世尊處分苦丁寧，不敢筵中陳懇素。若遣毗耶問淨名，遙憑大聖垂加護。
維摩詰，全粟主，四智三身功久具。若遣須敎問淨名，遙憑大聖垂加護。
辯才無礙是維摩，深入諸佛之意趣。問疾毗耶恐不任，遙憑大聖垂加護。
世尊會上特申宣，遣往毗耶方丈去。對敵維摩恐不任，須憑大聖垂加護。
我今藝解實非堪，枉受如來垂蔭覆。問疾毗耶恐不任，遙憑大聖垂加護。
全粟尊，號調御，示現白衣毗耶往。既沐如來敎問時，遙憑大聖垂加護。
往毗耶，辭化主，逡巡卽是登途去。今朝銜敕問維摩，遙憑大聖垂加護。
既蒙聖主遣慇懃，今日當爲問疾人。銜敕定應離法會，捧恩須是往宣陳。

此時對論除迷執，這遍談揚顯正真，必使天龍開道眼，教伊八部悟深因。

文殊會上啓情懷，遙讚維摩足辯才。此即定應銜敕去，全須仗託我如來。

聲聞會裏喧喧鬧，菩薩筵中浩浩摧。雖乃未離於聖主，何人論說唱將來？

——敦煌拾零——

〔文話〕 晉、南北朝「筆記小說」，每則短者數語，長者不過一二百字，所記情狀自嫌過簡，不能曲折變化，委宛盡致，於是「傳奇小說」起。短者亦數百字，長者有至一二千言者。傳奇小說不始於唐，而以唐爲最盛，當另論其詳。然筆記小說、傳奇小說皆文言作品，自不能爲雅俗所共賞，於是「話本小說」興。溯話本之源，實受宣揚佛法之影響。唐時佛寺中，多設「唱導師」，選僧之有口才者充之，常對世人公開講說佛經故事，及地獄情狀。於講說之中，間以歌唱，一則可調劑興趣，二則可以唱詞複述講說之事，俾聽衆易於記憶而更爲深入。後於壁上將所講說者繪爲壁畫，使口中所描繪者，現於實相，故壁畫稱爲「變相」（宋時且進而以變相爲題材，依山鑿爲立體石刻，楊家駱在四川大足縣郊外發現宋趙鳳所營之「寶頂石刻」，沿大足水發源處石壁上鑿佛經故事長里許，有數段以經文與刻像相間，皆備宣講時指點之用者）。爲習宣講者之學習記憶及供人閱讀計，又就講說歌唱之辭，記錄爲寫本，因其由口述變爲文字，故稱「變文」。既而社會上又有仿之爲「說話人」之職業者，蓋佛經故事，未必爲人人所樂聞，粗知書史者，乃假唱導師之宣講方式，說歷史故事，李商隱驕兒詩謂：「或讀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即詠當時聽「說三分」（宋時講三國故事，稱

「說三分」，據商隱詩，當沿自唐之情況。又王建蠻娘詩：「欲說昭君斂翠娥，清聲委曲怨於歌。誰家年少春風裏，拋與金錢唱好多。」又全唐詩載有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邊錦州墳，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嘆九秋文。翠眉嚬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雲。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兩詩所指昭君變，已在敦煌石室中發見，並知當時亦有如「變相」之畫卷。講唱後，聽者始隨意給酬，此與今觀戲猿者，於看後任意擲以金錢者正相似；講時除於故事發展外，注意聲調表情，亦與今日說書相似，可知聽說書之嗜好，在中國實千年相沿之習也。說故事之辭，自亦如說經，由口述而有寫本，惟其名稱則改「變文」爲「俗文」，俗文之名既立，二名亦嘗雜用，不加辨別。宋人「平話」，由變文、俗文講說部分演進而成，後又進而爲「章回體」，平話、章回體之「繡像」，亦出於變相；至「寶卷」則由變文、俗文歌唱部分演進而成，後又進而爲「彈詞」、「鼓詞」等。故變文在中國小說史上地位，至爲重要，雖其寫作技巧，不盡成熟，然實爲文學史知識上之不可不知者。變文、俗文宋以後已少得見者，清末敦煌石室之發見，始再現於世，維摩詰經變文，卽其一也。因其冗長，本書就文殊問疾節錄示例，可供閱讀。因其源出佛經，有必通佛典而後能明者，本書錄之爲示例性質，讀者識其體得其意已足，倘於所注釋外，仍有不盡解處，亦不必深求。變文、俗文因注重聲調，韻語駢句，雜出其中，此則本於唐人傳奇，如中國久經失傳自日本抄回之唐張鷟遊仙窟一傳奇，卽以駢文寫作，而夾以似排律之句者也。如將陳鴻長恨歌傳與白居易長恨歌合爲一篇，亦可視爲一爲述說部分，一爲歌唱部分，正與本文第二、三段與第四、五段之關係相同，據白居易與元九書，當時人實常以長恨歌爲唱本也。

本文第一段第六段引維摩詰經，以開下文，明其爲講經也（胡適就殘本維摩詰經變文推計，原文每百字，演爲變文三四千字，則全部變文倘存，當有二三百萬字）。第二、四、五、八、九、十一、十三段中，七言句皆複述前文之意並

加重描寫備歌唱者。講說部分駢句，如「光嚴則辭退千般，善德乃求哀萬種」；「你且身嚴纓絡，光明似月舒空，頂覆金光，清淨如蓮映水」等，問者或謂「前者猶近口語，至後者既爲記錄講說而成，則講說此等文句，未必爲聽衆所解」。其實凡由口語錄爲文字，無有不加以修飾者。即如今日之語體文，總較口語爲簡鍊，蓋吐語時順口而出，不暇屬稿，而寫成文章，必會稍加修飾也。變文固爲講說之紀錄，然紀錄總出稍能文者之手，局於當時作風，自不能盡如口語，倘謂變文、俗文，句句皆如當時講說者，此又失之拘矣。又唐人口語用字，自有與今日大不同者，於此文中，亦可稍窺其略也。楊家駱所發見唐、宋大足石刻中，有石格繪文殊詣維摩詰問疾壁畫石刻，高約二丈，廣約三丈，經縮印於楊家駱編大足石刻圖徵初編（民國新修大足縣志首冊）中，可參看。

〔注釋〕一 經，謂維摩詰經也。維摩詰，簡稱維摩，菩薩名。其義爲淨名。淨者，言清淨無垢也；名者，言聲名遠布也。經二卷，有三譯本，以吳支謙譯爲最古。文殊，文殊師利之簡稱，亦作曼殊室利，文殊薩利，菩薩名。慧遠音義：「文殊師利，正云曼殊室利。言曼殊者，此云妙也；室利者德也」。文殊在佛教中常與普賢並稱，侍釋迦如來之左而司知慧，在菩薩中位置甚高。二 聲聞，梵語，爲佛之小乘法中弟子聞佛之聲教，悟四諦之理，斷見思之惑，而入於涅槃者也。是爲佛道中之最下根。眞乘，眞實之教法。三 毗耶，即毗耶離城，維摩居士所居處。相傳維摩居士之前身爲金粟如來。故云。舍利子，即舍利弗，或譯舍利弗多羅，爲佛弟子中最重用之一人，聰明有才辯。迦葉，摩訶迦葉，爲佛十大弟子之一。彌勒，菩薩名，佛經言彌勒爲將來繼釋迦而起之佛。持世上人，菩薩名。秦羅什譯有持世經。光嚴，即光嚴童子，見維摩詰經變文第二十卷。善德，菩薩名。三祇，爲三阿僧祇劫之略，菩薩修行之年時。凡菩薩須在三阿僧祇劫間，修六度之行，更於百劫間修感三十二相之福業，乃成佛。七佛，謂維衛佛、式佛

、隨棄佛、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四生，謂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卽一切衆生。婆，卽娑婆世界之略語，卽佛教所謂大千世界也。五天爲佛家五天竺之稱，指五印度而言。五哈，尸牙，陰平；哈哈，喜笑貌。黯然，猶昂然。



宋江梁山聚義

宣和遺事

○ 先是，朱勛運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二人爲指揮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却是：

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途貧困，缺少果足，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個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叫：『楊制使』。楊志擡頭一觀，却

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

○ 那孫立心中思忖：『楊志因等候我，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

○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三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疋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隄上田地裏，見路旁垂楊掩映，修竹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着八個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隄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飢渴所疲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喫些箇。未喫酒時，萬事俱休；纔喫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疋段等物，盡被那八個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

了那擔仗，只見酒桶撒在那一壁廂，未免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那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午時時分，有八箇大漢來我家裏喫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箇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箇大漢，你認得姓名嗎？」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晁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著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晁蓋幾箇，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却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弓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晁蓋一行人麼？真箇是：網羅未設禽先遁，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晁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晁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晁蓋的父親晁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著一箇大漢，身材迭料，徧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鑽鐵大刀

，自稱滅天王，把晁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喫棒。

且說那晁蓋八箇規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箇，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灤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娼妓閻婆惜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有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岑兩箇，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爺棍限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落草」。宋江寫著書送這四人去梁山灤尋晁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却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暖，更不保著宋江。一見了吳偉兩箇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箇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道是：

殺了閻婆惜，囊中顯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灤上尋。

⑤

是時，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公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禱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拏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箇天書，又寫着三十六箇姓名，又題著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的姓名！』又把天書一卷，仔細看觀，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底：

智多星	吳加亮	玉麒麟	李進義	青面獸	楊志
混江龍	李海	九紋龍	史進	入雲龍	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	順	霹靂火	秦明	活閻羅	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	關必勝
豹子頭	林冲	黑旋風	李逵	小旋風	柴進

金槍手 徐寧 撲天鵬 李應 赤髮鬼 劉唐

一撞直 董平 插翅虎 雷橫 美髯公 朱同

神行太保 戴宗 賽關索 王雄 病尉遲 孫立

小李廣 花榮 沒羽箭 張青 沒遮欄 穆橫

浪子 燕青 花和尚 魯智深 行者 武松

鐵鞭 呼延綽 急先鋒 索超 拚命三郎 石秀

火船工 張岑 摸着雲 杜千 鐵天王 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

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

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灤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為此，只得帶領得朱同、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灤上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灤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

勝歡喜。宋江把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强人首領。寨上原有二十四人，死了屍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抱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政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令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張橫

鐵鞭呼延綽

⑥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兵領投降海賊張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呼延綽却帶領得張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

⑦ 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還願則箇』。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來時三十六，去後十八雙；若還少一個，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奪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往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大宋宣和遺事——

〔文話〕宋人以講小說爲業者稱「說話人」，又稱「說書」，更各以專長分爲數家，從唐書及李商隱等詩推之，當始於唐。宋時小說家數，各書所載大同小異，茲彙列爲一表，以比觀之：

根據書	奇情小說	歷史小說	宗教小說	滑稽小說	歌舞小說
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小說	說三分（編者案三分指三國） 說五代史（編者案原書以之與說三分各爲一類）		說禪話（編者案禪者弄言也唐書謂『史思明愛優譚』後戲曲中有「插科打諢」故近人謂「說禪話古雜	合生（編者案始於唐見唐書武平一傳編者又以爲堯山堂外紀及七修類稿所言北宋之「淘真」或卽合

南宋灌園 耐得翁都 城紀勝	小說(三科) 銀字兒(如煙粉 靈怪傳奇之事) 說公案(如搏拳 提刀趕棒發跡變 態之事) 說鐵騎兒(謂士 馬金鼓之事)	說史	談經(編者案當即 唐「變文」之類) 說參(編者案當即 夢梁錄之「說參 講」之類)	劇之類「其實譚 話應先於雜劇當 謂取譚話入雜劇 也編者又以爲後 世之演雙簧說相 聲當係由說譚話 演進而成者)	合生 生後演進爲彈詞 戲劇)
南宋吳自 牧夢梁錄	小說(一名銀字兒 如煙粉靈怪傳奇	講史書(講說歷代 書史文傳與廢戰	談經(謂演說佛書) 說參講(謂賓主參	說譚經(編者案原 書以之附於談經	合生

南宋周密 武林舊事	小說	公案朴刀杆棒發 跡變態之事	爭之事	禪悟道等事	說參講之後不別 爲一類當爲說禪 話而取材於佛經 也
	演史（編者案後世 歷史小說稱「演 義」當本於此）			說經（編者案原書 以之與禪經合爲 一類）	
				譚經 說譚話	

「說話人」講說之場所稱「雄辯社」，又有職業團體稱「書會」。「說話人」講說之內容，除前代已有寫本者外，初或信口講說，後或自編話本，或由解文字者，代爲編寫，前代之寫本亦或有改編重寫之情形。「話本」亦稱「平話」，平話者，平常之話，謂其與古文不同，而接近於口語也（自不免有文白夾雜之情形）。又稱「評話」，以其夾叙夾議也。又稱「詩話」、「詞話」，以其中夾有韻文，如變文、俗文也。韻文或供歌唱，或供引據，如小說及講史二類，其中所插韻文極少，顯非供歌唱之用，或最初話本韻文較後來者爲多，及純以講說爲主，原日韻文部分多刪去，而僅留可引起全文、或結束全文、或可供文中引據之數句，如後世章回體小說，每回之首之末，多引詩詞爲證，尙可見其略變之痕跡也。今存有刊本之宋人話本，屬於短篇小說者有京本通俗小說及宋人話本八種（夾雜於明人話本叢書中者亦多），屬於長篇小說者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各書作者姓名皆不傳。雖就文章技巧言，組織尙嫌不嚴密，描寫尙嫌不生動；然就文學史言，則有二項重要意義：一、白話文之運用已漸臻成熟；二、章回體小說係由此演進

而成。故本書選宣和遺事一節示例。

宣和遺事全書分前後二集，共有十節，按故事時間先後編列。除首節講歷代帝王荒淫之失外，自第二節至第十節，講王安石以新法禍天下至宋高宗定都臨安。屬於講史類。以各節文體之異，可知其係雜合各話本而成。據七修類稿，定爲宋人作，已失其名。細察其內容，編定者當爲元初之宋遺民，且有經元人增益之處。惟原本出於宋人，可無疑也。本文係全書之第四節，爲全書中白話文之寫得最精采者。所叙宋江，見於宋史徽宗紀、侯蒙傳、張叔夜傳，又見於十朝綱要、北盟會編、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今人方豪藏有范圭書撰之宋武功大夫何東第二將折公稟誌銘，亦爲研究宋江事之重要文獻。惟遺事既爲小說，自非全部皆爲史實。其後元人施耐庵所作章回體白話小說巨著——水滸傳，即以本節爲藍本而極力擴大之者；惟與本節亦有異處，如改梁山泊（編者以爲「泊」當爲「濼」之簡寫，宋、元俗字此例頗多）移甲事爲乙事，及人名小有出入；且將三十六人擴充爲一百〇八人；事跡之增加及加詳描寫添多曲折者，更無論矣。惟就大體言之，則本節之爲水滸藍本，決無可疑也。

〔注釋〕 一 朱勗，蘇州人。其父冲善治園圃花石，詔事蔡京。時徽宗嗜花石。勗父子取浙中珍異以獻。後遂歲有增加，巧取豪奪，舳舨相接，號爲花石綱。勗以此擢防禦使。及靖康變起，欽宗謫勗循州，遣使斬之。楊志等十二人均見水滸傳。惟李進義作盧俊義，王雄作楊雄。太湖爲江蘇、浙江交界處大湖。時京城即今河南開封。潁州，治今安徽阜陽縣。果足，亦作裹足。猶言盤纏澆裹，謂川旅衣食之費。晡，夕，平聲。午後也。厮爭，猶相爭。詰割出身，即指揮使之委狀公文。衛州故城在今河南淇縣東北。二 太行山，主峯在山西。長城、黃河間之山，均其餘脈。行，戶尤。三 宋北京，今河北大名。正段，繪帛之屬。蔡太師，蔡京也。京仙游人，字子長，紹聖

初爲戶部尙書。後封魏國公。樹黨殃民，時目京爲六賊之首。欽宗時貶死潭州。一壁廂，猶言一邊。鄆城縣故治在今山東鄆城縣東十六里。四梁山梁，水滸傳作梁山泊。在今山東壽張縣梁山下，已湮。卽古之鉅野澤。五九天玄女，相傳爲上古之神女，黃帝與蚩尤戰，玄女授以兵法。韃，ㄅㄨㄛˊ上，假借作「躲」。水滸傳作吳用，字加亮。李海水滸傳作李俊。阮進，水滸傳作阮小七。關必勝，水滸傳作關勝。一撞直，水滸傳作雙槍將。賽關索王雄，水滸傳作病關索楊雄。鐵鞭呼延綽，水滸傳作雙鞭呼延灼。火船工張峯，水滸傳作船火兒張橫。摸着雲杜千，水滸傳作摸着天杜遷。鐵天王水滸傳作托塔天王。政和，宋徽宗年號。東嶽，卽泰山，上有東嶽廟。張橫，水滸傳作扈三娘。六淮陽，治今河南淮陽縣。京西，卽今河南洛陽縣以西，黃河以南全境。河北卽今北平以南河北之全境，及河南、山東黃河以北地。七張叔夜字稽仲，大觀中賜進士出身，累官龍圖閣學士。徽宗北狩，叔夜從之，不食而死。據續水滸傳，三路之寇爲方臘、田虎、王慶。

智取生辰綱 節錄

施耐庵

○ 卻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便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侯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了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鞵；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侯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籐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侯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 ……行了十四五日，……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籐條打將來，喝道：「快走！叫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裡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脚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

氣熱，兀的不曬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卻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一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他們卻在這裏歇涼』！……

……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籐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鬚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

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卻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我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

④ 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

：『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裡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烏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喫，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

⑤ 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

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得捨施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個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裡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

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哩！」

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喝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酒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喫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值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買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

，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白酒，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一瓢，兩個虞侯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衆人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

⑦ 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旁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相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

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⑥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卻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卻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金聖嘆批七十回本水滸傳——

〔文話〕 語體小說導源於唐之變文 至宋演進而爲平話，至元末明初而章回體興。變文、平話、章回體初皆爲講聽之小說，後乃有寫本 而成閱讀之小說。如章回小說已以供閱讀爲主，而每回仍以「却說」二字開篇，以「欲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爲結，由「說」字「聽」字 可知其初爲講聽小說之紀錄也。以其初由於講聽，其本事必民間所習聞所喜聞者，故題材往往相沿，而增益附會，愈後出其事愈詳 其描寫亦愈精細矣。變文存本過少，平話題材沿於變文者遂少可論。至章回體之沿於平話，則多可考。平話之講史一類 自北宋卽分爲二科：一爲說古代事，最流行者爲說三

分(卽三國)用此題材供講讀，晚唐已甚流行；一爲說近代事，卽說五代是也，五代於宋初爲近，及後乃進而說本朝事，如宣和遺事爲其話本之今存者也。中歷多年，愈講愈詳，則筆之於書，其篇幅亦愈後愈長，如遺事梁山濼一篇，祇二千餘字，元末明初施耐庵據之寫爲水滸傳，已擴至百回百餘萬字矣。元劇中以梁山濼人物爲題材者今存有十九本，視遺事爲詳，人數亦由三十六擴至一百八，則知百年之間，講者寫者，遞有增益，並非耐庵遽以遺事之一篇擴爲水滸之百回也。此非謂耐庵祇事筆錄，別無增益，特言增益者不始於耐庵耳。百回本、百廿回本水滸題施耐庵集撰，此一「集」字，明其於撰述之功外兼有集錄之勞也。卽如遺事亦附曾史事而成，其梁山濼一篇所記之宋江，見於宋史徽宗紀、侯蒙傳、張叔夜傳及十朝綱要、北盟貫編、續通鑑長編記事本末，則確有其事，惟遺事更附曾之使成故事性質耳。梁山濼亦確有其地，在今山東壽張縣東南，但山則湮爲平陸，「泊」殆爲元時「濼」之簡寫，至耐庵寫水滸用之，於是後世知有梁山泊，而不知有梁山濼矣。今行章回小說最早之書，傳爲羅貫中作之三國志演義，及傳爲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之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頗受元人全相三國志平話之影響，水滸傳則由宣和遺事梁山濼篇逐漸增益而成。稍遲又有吳承恩(明人)西遊記，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逐漸增益而成。三國志演義因寫作時參用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故用淺近文言，水滸、西遊之本事，史書所記原極少，及擴大爲千百倍，自然脫其拘束。宋人平話以京本通俗小說最近口語，其餘不免文白夾雜，至水滸、西遊則已爲極成熟之語體文學作品。成書年代雖距今已約六百年，然今人讀之，無不解者。施耐庵皆元末明初同時人。耐庵名惠，字君美，號耐庵，杭州人。以坐賈爲業。又工曲，今存有拜月亭一傳奇。一說名子安，以字行，大都或淮安人。官錢塘，與當道不合，棄官歸，閉門著書，羅貫中爲其徒。後人對水滸傳究竟是否施撰羅修，有致疑者，然終不能提出確切證據，推翻舊說。總之今本水滸傳多經後人竄改，此無可疑，然其大部分定爲耐庵原

筆，此更無可疑。蓋中國素不重視小說，故學者論述罕有及之。歷來書目既少著錄，致不免啓人之疑；對小說又素無尊重原著文字不敢輕加修改之念，況原書本由增益附會而成，祇求更足娛人心目，合於當時之環境，故每一傳刻，亦何惜增竄以期稍勝於原書而較合於當世乎？今人胡適等，曾就各本詳加考證，以言回目，則有一百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十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廿四回本、三十卷本、七十回本之不同；以言增竄刪評有關之人，羅貫中後，有郭勳、汪道昆、李贄、葉晝、楊定見、金聖歎等。金聖歎批七十回本最流行，本篇即自金本第十五回中節錄，原回目爲「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因全回文字甚長，於前半回祇節數語，以見頭緒，後半回則全錄，可與宣和遺事梁山變聚義篇合讀，其題材卽出於梁山樂篇第三段上半段，較遺事不惟增加情節之曲折，卽人名事實亦不全相符，然其本於遺事，則絕不容否認也。讀之可見宋、明間小說體裁及語體文學進步之跡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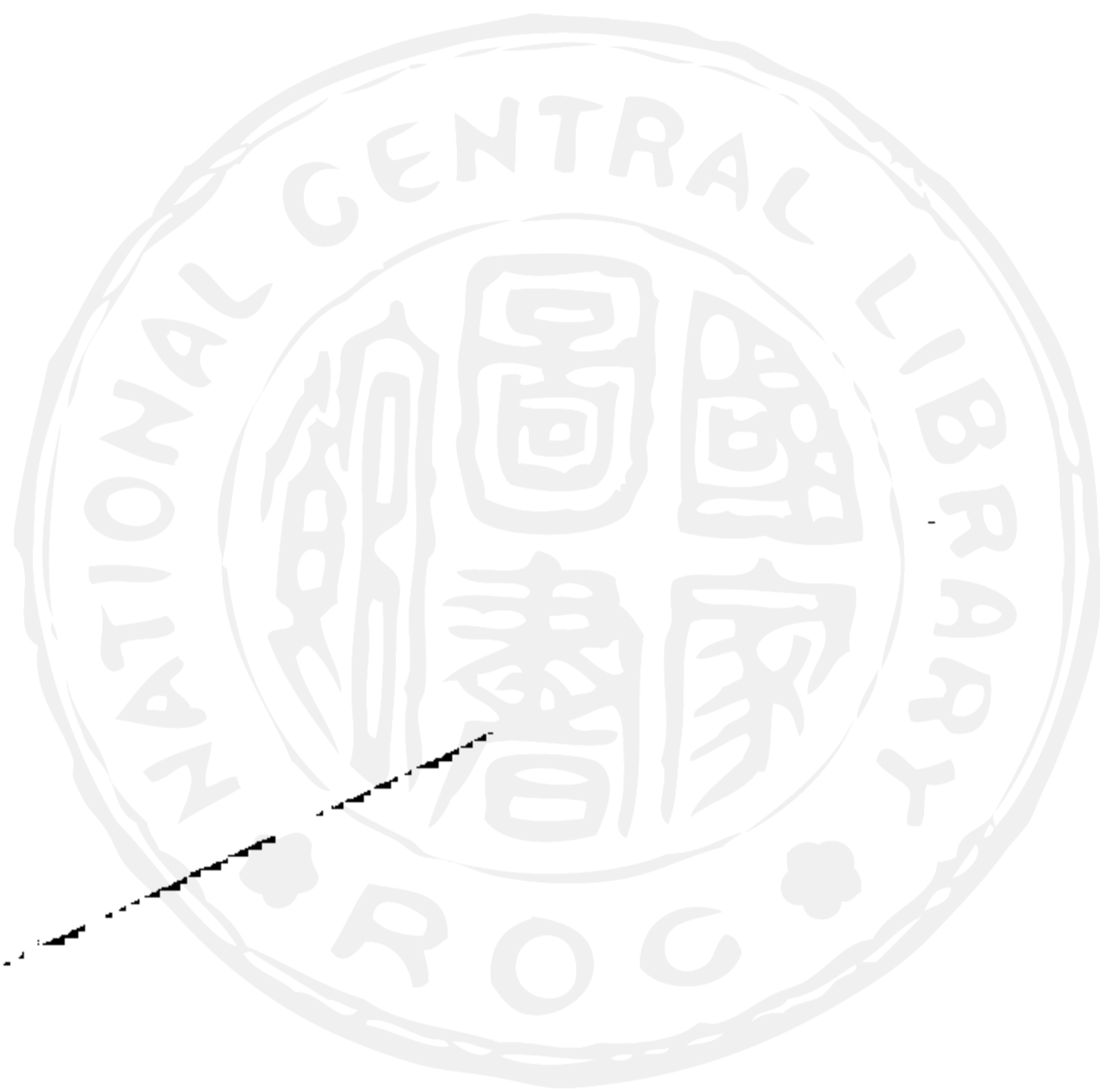
「綱」原爲大綱；宋時凡大宗貨物以緡禁單位計件者，亦稱爲「綱」，例如「茶綱」、「鹽綱」、「花石綱」之類；因此轉運大宗貨物，計其車輛船隻以若干數爲一批，編立字號，以備稽查者，稱爲「綱運」。宋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聚斂爲事，綱運遍天下，其黨徒仰承意旨，賄賂公行；本篇叙吳用等七人，劫取梁世傑爲蔡京祝壽所貢之大批禮物，所謂「生辰綱」者，卽綱運赴京慶賀生辰之禮物也。標目「智取」，言非力奪耳。

〔注釋〕一 却說，宋代「說話人」講說故事，開始敘述時，或中間另述他事時，每用「却說」二字做冒頭。後人依宋人「話本」編撰小說，雖非出於說話人之口，而猶存舊體，故章回小說中亦多用「却說」二字做冒頭。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北宋時四京並建：曰東京開封府（今河南省會），曰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縣），曰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曰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除東京爲實際首都外，西、南、北三京皆置留守，掌宮鑰，及京城修葺

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梁中書名世傑。時爲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當時留守司大都由中書省長官兼任，體制在外官中最尊，故稱之爲「梁中書」或「留守相公」云。十萬貫，古時計算錢數，以千錢爲一貫。十萬貫，狀其錢多，如唐杜牧詩「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是也。楊志 楊志時爲管軍提轄使，因面上有青色癍記，時人爲之取綽號曰「青面獸」。都管，言其爲僕役首領也。虞侯，本是掌山澤政令之官。此則爲軍校之名稱，等於明、清時撫按轄下傳令宣召之旗牌官。廂禁軍，宋時軍制：挑選諸路精壯入衛京師者名「禁軍」，留充當地禁備之用者名「廂軍」。其後更番迭上，禁軍有發往各州路者，廂軍亦有調京拱衛者，於是各州路防軍遂混稱「廂禁軍」。鞵，鞋之本字。東京，亦稱汴梁，見上「北京大名府」條注。二 兀的，猶言「怎麼」。元曲中常用之。三 這厮，凡給賤役者謂之「厮」。這厮，猶言「這下賤東西」。江州車兒，江州，今江西九江縣，宋爲江州潯陽郡治。江州車兒謂江州式之車輛也。一搭殊砂記，一塊殊砂般之色癍。歹人，卽壞人。小本經紀，俗稱牙儂爲「經紀」。小本經紀謂微薄之本錢而販賣物品也。濠州，宋濠州鍾離郡，故治在今安徽鳳陽縣稍北二十里。去休，猶去罷。別了臉，卽背了臉。四 洒家，與「俺」同。爲北方人自稱之詞，或轉爲「嗜家」。烏亂，謂無故擾亂，當時下流人口吻如是。好漢，自漢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間匈奴聞漢兵至，無不畏懼，因稱漢兵爲「漢兒」或「好漢」，見詢蜀錄。流俗相沿，遂稱江湖上好勇鬪狠之徒爲「好漢」。蒙汗藥，用風茄爲末，投酒中，飲之卽沉睡。須酒力盡方醒，謂之「蒙汗藥」。見魏澤續南瑣記。沒氣力，含有「沒勇氣」或「沒有意思」之意。五 我們須不會說你，卽「我們却不會說你」。打甚麼不緊，卽有什麼要緊。不道得，卽不會。賣一桶與你不爭，不爭，語助詞。猶言賣一桶與你也行。箇，一么，以瓢挹取桶中酒也。椰瓢，以椰子所製之瓢。但此處所稱之「椰瓢」，當卽北地常用之瓢瓢，非必爲椰子所製也。

。一了不說價，一向不虛說高價。戴頭識臉，有面目之謂，即「不要臉」之反。囉哩，猶言「胡鬧」。七 聒噪，驚擾之意。江湖上打招呼之術語。八 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晁蓋，鄆城縣東溪村保正，曾將西溪村鎮鬼之青石塔獨自奪過來安放在東溪村，因此人皆稱之爲「托塔天王」。吳用亦鄆城人，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爲一坐蒙館秀才，因足智多謀，人皆稱之爲「智多星」。公孫勝係走江湖術士，蘄州人，道號一清先生，江湖上稱爲「入雲龍」。劉唐，東璐州人，因鬢邊有一塊硃砂記，人都稱他爲「赤髮鬼」，自小飄泊江湖，結納友人。三阮，即住在梁山泊附近碭石村之阮氏三弟兄：一名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名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名活閻羅阮小七，日常以打魚爲生。先是劉唐聞梁中書將有大批壽禮送上東京，便送信於晁蓋，商量在中途劫奪，繼由吳用設謀，並邀三阮加入，最後公孫勝亦來相助。其詳可看水滸傳第十二回至十四回。白日鼠白勝，白勝爲黃泥岡東安樂村閒漢，綽號「白日鼠」，言其矯捷也。白勝曾投奔晁蓋，晁蓋亦曾資助之，吳用以爲裝販酒者。

李石曾楊家駱兩先生主編之「世界學典」，所定「中文版」近期刊行各冊之擬目，內有「中國文選」一種，將藉選文千篇，以代表中國生活、歷史、學術、文藝等多方面之知識與特徵。仍循「世界學典」例分三部：先以「通論」貫串各文總敘其略；次則為「文選」，各文分就入選主要目的，彙列二百餘單元；殿以「辭典」，則凡通論所敘之未盡，及各文必待注釋而始明者，按辭語之筆畫部居，以次羅列而說明訓釋之。稿成未半，共匪陷滬，楊家駱先生在臺先就記憶所及者錄出二百餘篇，編著為「新世紀高中國文選」，刊行以來，不及一歲，已重版數次；其為初中編纂者亦在排印中矣。本局迭承各方賜函，僉以此作實為代表中國文化之名著，不僅可作中學教材之用，建議重行分冊另印，以供一般之需要。本局因利用原版酌為分合，別印為「單元式國文選刊」一套，以便讀者。亦以利用原版之故，其中說明注釋間有前後闕照者未能盡改，全書數百萬言，值茲克難時期，為節省物力計，不得不然，至冀察諒，無任感幸！



國立中央圖書館

802.84

書碼 8664 登錄號碼 045481

4A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初版
單元式國文選刊之一

小說與講唱文學(一)

本冊基本定價 0.168

編著者……………楊家駱
發行人……………李鴻球
出版者……………世界書局
印刷者……………世界書局
發行者……………世界書局

局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國20相)